

鬼云





武林中篇小说选粹

拳魂

肖才 选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南宁

拳 魂 (共二册)

肖 才 选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七一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7插页8 364千字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240000册

书号：10138·28

定价：1.95元

目 录

草莽英豪.....刘绍棠 原著 陈杰 改编 (1)

神 鞭.....冯骥才 (91)

八卦莲花掌.....李 栋 许宗强 (181)

自然大侠.....宋梧刚 (311)

拳 魂.....杜宜民 (371)

少林小子(根据香港同名电影改写).....陈 列 (395)

六合门.....宋梧刚 (465)

草莽英豪

刘绍棠 原著

陈杰 改编

第一回 父子赶庙会谋生献艺 弱女落风尘卖身为娼

俗话说：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。当年的北运河，每逢到了冰河解冻，春暖花开季节，淡翠的垂柳，鲜嫩的苇丛，如茵的春草，顿时染绿了河坡堤岸。从通州到天津卫，二百八十里水路上漂着数不清、过不完的白帆大船，首尾相接，穿梭往来。沉睡一冬的北运河立时热闹起来。大船舱里，满载着京广杂货、云贵药材、苏杭绸缎、关东三宝、小站稻米、口外毛皮……有的驶往北京，有的驶往天津，有的在沿岸码头停泊装卸。大船中间还夹着一些打鱼的小艇，游河的划子，玩乐的花船，卖艺的篷舟……因此运河两岸的十二大渡口，和翘首相望的装卸码头显得格外繁华。

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，正逢运河北岸桃花渡码头的蟠桃园庙会。又是一个碧空如洗，万里无云的大晴天，来赶会的

人特别多，庙前庙后，庙左庙右摆满摊子，设满了床子，把一个偌大的蟠桃宫围得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通往码头的大道上万头攒动，接踵摩肩，熙来攘往，络绎不绝。在距码头不远，靠近河岸的绿树浓荫下围着一群人，不时地从人群中响起一阵欢笑声、喝采声。原来是江湖艺人在这里停船泊岸，打场子卖艺。

这时，一位年过半百，两鬓如霜的老艺人，光着脊梁，晃动着油光闪亮、肌肉凸起的五短身材，走到门前柳树下站定，活象一座端端正正、四四方方的拴马石。他向围观的看客深施一礼，抱拳当胸、面带微笑，放开嗓子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诸位乡亲父老，学徒桑铁瓮给诸位施礼了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来到会上卖艺求生。今天在桃花渡泊岸打场子，练几套拳脚，过几招家伙，给诸位乡亲父老消遣解闷，开心助兴。带钱的帮几个，我们爷儿俩买升小米，填饱肚子。没带钱的您就给站脚捧场，帮个人缘，我爷俩感恩不尽……。”话音刚落，围观的看客就低声夸奖，赞不绝口。“二哥，这桑老师傅不愧是久闯江湖的老行家，这几句话说得真是知情达理呀！”“当然喽，方圆百里之内，谁不知道人家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子！”“看来，今天是要在这里当众露两手……。”“不错，是要当众露两手，今天咱哥俩赶上了，眼福不浅。”二人正在说着，场子里已经挥拳弄脚，练了起来。抬头一看，挥拳弄脚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赫赫有名的老拳师桑铁瓮。

说起老拳师桑铁瓮，在方圆百里之内，谁个不知，那个不晓。他原是庄户人家子弟，小时当过牛倌，长大扛过长工，力气大得能倒拔垂杨柳，晃动双臂能举起一扇磨。有一

年他耨完地，扛着锄头往家里走，忽然看见一辆牛车陷进吞车轴的烂泥塘里，车把式喊劈了嗓子，汗透了衣衫，打得拉车的大黑牯子满身排满了鞭痕，口吐着白沫连声哀叫，大车在烂泥塘里仍然是纹丝不动。眼见日落夕山，暮鸦归巢，急得车把式一筹莫展，无可奈何。桑铁瓮收住脚步，望望大黑牯子，感到十分可怜，同时也恨那车把式心黑手狠，只会打牛，便扔下锄头，抢步上前夺过鞭杆子，一抬腿，“叭叭”一声，折为两截。他随手摘下枷套，把大黑牯子牵到路旁柳树下，返回身卷起裤腿，脱掉靰鞋，光着脚板走下泥塘，拿起牛枷套在自己身上。他屏住气息，咬紧牙关，哼了一声，两膀一晃硬是把牛车从烂泥塘里拽了出来。因为用力过猛，一时收不住脚，竟拉着牛车跑出十几丈远。

桑铁瓮从烂泥塘里拽出牛车，犹如石破天惊，响个炸雷。围观的人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。从此，方圆百里之内都知道有个力大过牛的桑铁瓮。可是，力气大，饭量也大；薛仁贵能吃九牛二虎，尉迟恭日餐八斗米粮，桑铁瓮一人也能吃一锅饭，财主家急得火烧眉毛，水漫头顶，谁也不肯雇他，他只得卖艺为生。

这一方人都会几套拳脚，甭说顶门过日子的男子汉，连花枝儿似的小媳妇儿也会两下子。什么旱地拔葱、枯树盘根、白鹤亮翅、童子拜佛、黑虎掏心、鲤鱼打挺、鹞子翻身、夜叉探海。桑铁瓮从小就生得虎背熊腰，身手矫健，喜爱刀枪棍棒，各路拳脚，自幼得过名师传授和指点，如今武艺超人一头，更有几手绝招儿，都是些艺不出门的看家本领。

开头，桑铁瓮只是给师傅打下手，由于他秉性憨厚，人品出众，师傅打心眼儿里非常喜爱，便把独生女儿许配了

他。择个吉日，拜堂成亲，转过年来，师妹就给桑铁瓮生了个虎头虎脑的儿子；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间儿子长大了，就象描着桑铁瓮的影子画下来的一般，方面大耳，敦敦实实，只是个子比桑铁瓮高，胆子比桑铁瓮大，人品更端正，秉性更憨厚，把爹爹全身武艺和绝招全学到手，人送外号叫桑木扁担。

此时，桑铁瓮的师傅早已作古，他便顶起门户，闯荡江湖，打场子卖艺。儿子桑木扁担给爹打下手，于是，小小的桑家班的金字牌匾挑上船头，运河两岸，名声响亮。

且说这天桑铁瓮父子驾着篷船，来到桃花渡赶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，泊岸之后便打开场子，练了起来。因为围观的看客都是平日给他们帮场的熟人，练罢几套拳脚，又要求桑家父子露两手绝招儿。桑铁瓮皱了下眉头，觉得自己声望高，名头大，岂能轻易出马，只是围着场子走一圈儿，双手抱肩膀，脚站丁字步，冲乡亲们微然一笑，扭头吆喝儿子桑木扁担：“快来给乡亲们亮一招鲜，爹给你把场。”“好！”桑木扁担答应一声，甩掉汗褙儿，只穿一件褙布背心，煞了煞腰中的板带，三脚两步，跨到场子当中。

桑木扁担淳朴憨厚，又很年轻，他没有沾染上老爹的江湖习气，从他的外号上就可以看出性格，是条忠厚耿直，宁折不弯的汉子。每逢出场不要嘴皮子，只练硬功夫，也不故弄玄虚，磨蹭时间，双拳一抱，上手就练。把式场子靠近渡口，车来人往，日久天长，地面上踩轧得象铺上一层青石板，坚硬踏实，平如手掌；两个壮小伙子抬起石碾子砸，石碾下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不见痕迹。却见桑木扁担握紧铁拳，抡起来照石板地泰山压顶般地砸将下去，“嘭”的一声，围观

的看客们聚精会神仔细一看，都瞠目结舌，惊骇不已。原来坚硬如石的地面被桑木扁担砸出一朵梅花，不由得齐声喝采。桑木扁担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厚爱，眨眼之间，连下十拳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观众雀跃，赞声不绝。桑木扁担纵身一跳，拔地而起，如飞燕凌空；并足下落，如流星坠地，双脚一躁，陷进石板地面。桑木扁担撤步移身，脚底留下两个深坑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猛听远处有人喊了一声“好！”

这声音娇滴甜脆，好似莺啼燕啭般地从河面上漂了过来。桑木扁担抬眼望去，只见对岸河柳上拴着一只花船，芦席苫顶，幌飘桅头，玻璃舷窗，雕花舱门，色彩鲜艳，油刷一新。在前舱门外站立一个十八九岁的烟花女子，身穿绣花缎袄，金丝滚边，右襟头缀着一朵圆如满月的紫色牡丹花；下穿湖蓝色肥腿丝葛裤，裤脚镶着寸宽的花绦子；脚下是一双绣着彩蝶寻花的藕荷色软缎鞋。她身边还有一个身穿红衫子的小丫头儿，虽然年岁不大，却也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娇媚诱人。见那女子手牵柳枝摇曳着腰身，正二目凝神朝自己观望，桑木扁担心想：方才准是花船上这两个烟花女子隔岸喝采。不由得脸红心跳，收回目光，慌忙施礼，悄然退场。

桑木扁担猜得果然不错，喝采声正是从隔河的花船上传来的。书中暗表，北运河是上京下卫的水路，南来北往的载客和运货大船多似过江之鲫，打鱼的扁舟更象满天的繁星，游览于河上的画舫犹如穿梭一般；于是，便有花船应运而生。

每一条花船占一处渡口，为了防止抢夺生意，闹出纠纷，船主们议定，每条花船只许在两处渡口之间的二十几里

水面上做生意，严守规矩，不得越界。花船上的烟花女子都在河防局注册，官称水妓，俗名水鸡子，这些烟花女子管花船老板叫干爹，管领家妈叫干娘，她们姐妹之间大排行。她们的排行又不是按生年月日，长幼大小来排，而是按卖身下船的时间来排列次序，当然年岁最幼者又当别论。初次上花船的客人一听，满船爹呀，娘呀，二姐呀，三妹呀，叽叽喳喳，叫得亲亲热热，不明内情者，只当她们都是亲骨肉、一家人。

花船跟妓院不同。这些过着卖笑生涯的烟花女子，十有八九是被没有人味儿的父母，下三滥的丈夫典到船上，也有些是为生活所迫，逼到船上；大多数人是春来冬去，开河上船，封河回家，象扛长工似的，只能按季节赚钱。每条花船上住着几个烟花女子，船尾牵着几只小划子。划子上也是芦席罩顶，油漆一新。舱里铺着锦缎被褥，猩红毡毯，桌上摆着应时果品，香烟点心。暗处藏着原浆土膏和全套烟具。灶上壶水翻滚，备有香茶；花船的舱门挑着一盏红灯笼，桅杆上挂着幌子，客人们上船喝茶吃点心，看中了哪个姑娘，就跟领家妈讨价还价，凿定议妥之后便带着姑娘下到小划子上。白天，浏览运河两岸大好风光；夜晚，停泊在河湾芦苇深处，水柳丛中住上一宿。花船老板对离开花船的小划子都看得很紧，手提鬼头刀在岸上彻夜巡逻，谨防有人把他们船上的姑娘拐带私逃。

桑家父子在北运河上走江湖，不仅以武艺高强、行侠尚义、扶困济贫远近闻名，而且是脚步不离尺寸，行动不差板眼，做事守着规矩，从不违犯国法，因此受到人们敬重。花船的老板和领家妈，都想倚仗桑家父子撑腰提气，借助桑

家父子添威壮胆，所以变着花样儿对桑家父子拉拢引诱。桑铁瓮中年丧妻，条条花船都向他敞开舱门，笑脸相迎。桑铁瓮却是平生不二色，自幼无邪心，不吞钓钩，不上圈套。桑木扁担，年轻少壮，相貌堂堂，不少烟花女子对他倾心钟情，每见他都是搔首弄姿，眉目传情；桑木扁担却是一团正气，眼不邪视，心无邪念，从不拈花惹草，怕有污清白之身。常言道：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不能有一块污点儿，不能有半个脏字儿。桑家父子就是这样人，在运河两岸留下好名声。

书归正传。且说桑木扁担忽听对岸有女人喝采，一阵脸红心跳，慌忙施礼，悄然收场。这时对岸的摆渡大船已划到这边渡口，围观候船的人扔下一些铜板儿之后，都忽喇喇涌向渡船。桑家父子拣起铜板儿，收拾场子，也随众人之后登上渡船。说话之间，摆渡大船又解缆划向对岸。

渡船接近对岸，此时距那条花船也越来越近。站在花船上那个年岁较大的烟花女子正闪动着两道春水般的目光，朝摆渡大船上飘来飘去，她正搜寻桑木扁担的身影；桑木扁担虽然背身站立，却觉得脊背上轻拂着明媚的春光，飘散着脂粉的香气，立时感到脸上发烧，六神无主。

大船靠岸，桑木扁担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。他一个箭步，跳上码头，把头一低，顺着岸边小路朝自家的窝棚快步走去。老爹桑铁瓮见此情景，不由一怔，忙吆喝道：“孩子，你急什么？等一等，慢些走……。”桑木扁担硬着头皮，收住脚步，待桑铁瓮赶到跟前，阴沉着脸，问道：“你手忙脚乱，慌的什么神儿？”桑木扁担的脸一下红到耳根，吭吭哧哧地说：“爹……那个女人……她……”

“吞吞吐吐半晌说不出一句囫囵话，到底是哪个女子？”桑木扁担移动目光，往前一努嘴，说道：“就是那个女子……”桑铁瓮举目一望，看见了花船上的那个烟花女子，正向这边张望，不由两道浓眉拧成个疙瘩，怒声问道：“你跟那烟花女子有什么勾搭？”“是她……跟我……”“噢，是她勾搭你？哼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她勾搭你，怕是你也上了钩。”这句话问得桑木扁担有口难分辨，黄豆粒大的汗珠子，顺着腮边直往下掉。桑铁瓮动了肝火，开口骂道：“下流坯子！我本想勒紧裤带攒几串子钱，过两年给你名媒正娶一个干净人家的女儿，谁想你不走正道，竟敢背着我去寻花问柳！”

桑木扁担被老爹几句话抢白得心里直翻个，可是他拙嘴笨舌，心里有话，说不出来，头上的汗珠子一颗接着一颗砸在脚下地皮上。桑铁瓮见儿子着急的样子笑着说：“若不胆虚，怎能冒汗？”桑木扁担急得直跺脚，说道：“爹，上有天，下有地。红日当头我不敢说半句谎话，连芝麻大小的亏心事也没做！”“那你为什么和那烟花女子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？”

“爹，我问你老一句话……”“讲！”“我们跑江湖，讲义气，受人之恩应当怎样报答？”桑铁瓮闯荡江湖几十年，最讲义气二字，听儿子说出这样的话，料到必有情由。转转眼珠，慢声说道：“我父子在北运河上，大小总算有些名声，从来不忘江湖义气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……”桑木扁担一拍大腿：“着哇，难道你老人家忘记我父子被困古庙，受人一饭之恩了吗？”桑铁瓮目光一闪，瞪圆眼睛，说道：“受人一饭之恩，当以万石相报，只是与恩人萍水相逢，谁知她母女是漂流天涯，还是沦落海角？”桑木扁担抬

手一指花船上的烟花女子，说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桑铁瓮大吃一惊，眨眨眼睛问道：“你怎敢断定她就是昔日庙里那个姑娘？”桑木扁担说：“我记得她的眉眼，又问过她的身世，不料今天又在这里相遇，真是千载难逢的报恩之机呀！”

正是：身受重恩常思报，

往事如麻涌心头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急难遇过客倾囊相助 花船惩恶棍肝胆照人

且说五年之前，桑铁瓮女子跑码头卖艺，正赶上兵荒马乱，灾害连年，苦难的乡亲们自己都衣不蔽体，无粮充饥，谁还有闲心逛码头、赶集市闲游取乐。桑铁瓮父子打起场子，围观者除几个小孩子之外，几乎见不到一个成年人。一连数月，花光了积蓄，眨眼之间来到隆冬季节。天寒地冻，大雪飘飞，二百八十里长的一条北运河，盖上一层亮晶的坚冰，真象一条披着银鳞，闪着光辉的巨龙横卧在大平原上。

桑家父子不能卖艺，自然就断了饭食，饥寒交迫，实在难挨，这日来到一座破庙躲避风寒；碰巧，庙里正有一对要饭花子，一老一少，乃是母女二人。看样子，她们也是挨不住风吹雪打才躲进破庙里来。那个姑娘拣来一抱干柴和一些乱草，在神案前的铸铁香炉里架起火，煮熟了讨来的残汤剩饭。姑娘贴近娘的耳边悄声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找出两个破碗，先给桑家父子每人端上一碗。桑木扁担见姑娘黄瘦的脸

上，腮边有一颗黑痣。

饥寒交加的桑家父子，吃了一碗热汤剩饭，才暖过来身子。这时爷儿俩有了精神，桑木扁担望着这位好心的姑娘说：“谢谢你们母女的好意。”姑娘躲在娘的背后，探出头说：“我们都是穷苦人，碰到难处，谁都兴许拉谁一把……”桑铁瓮暗暗点着头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桑家父子受你母女一饭之恩，终生难忘。”说罢，深施一礼，拉起桑木扁担，“走吧，天色不早，赶路要紧。”

来到庙外，桑木扁担仰头一看，彤云密布，风雪漫天，便说：“爹，雪这么大，天这么晚，离开这座庙，到哪里去安身落脚啊！”桑铁瓮一瞪眼：“莫忘了男女有别，何况又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。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，一饭之恩，必当重报，还是快些离开这座庙吧。”桑家父子自那以后，再没见到这母女二人。

三天前的傍晚，桑木扁担走下河坡想要洗一洗一天的汗渍。来到水边，见岸边泊着一条花船，舱门外站着个花枝招展，姿容娇艳的烟花女子。桑木扁担觉得面熟，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是谁。

桑木扁担正在凝神沉思之际，却见那烟花女子含情脉脉，脸上似乎流露出无限幽怨哀愁，桑木扁担一下子想起来了，这不正是那年在庙里临别之时，讨饭姑娘曾流露过的表情，腮边不是还有那颗黑痣吗。暗想，这是我的恩人呀，她怎能流落到这条花船上……桑木扁担那颗平静的心立刻跳了起来，他不忍心再望那花船了，顺着河边走了几步，便蹲下洗脸，忽听身旁有凉水声音，扭头一看原来是个穿红衫子的小丫头正在洗菜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非常俊俏，约莫有十三

四岁的样子。桑木扁担心想：这小姑娘方才还在花船上，想必也是那条船上的人，我何不问一问那姑娘的姓名身世。他打定主意，走近小丫头身边，指着花船轻声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是那条船上的吗？”小丫头没停止洗菜，只是应了一声。“站在舱门外那位姑娘我有些面熟，记得她还有个老娘……”小丫头吃惊地抬头望望桑木扁担说：“她叫月圆，前年跟着老娘流落到莲房村。后来她老娘病死在破庙里，月圆姑娘才自买自身发丧了老娘；莲房村的白苍狗子买下她，霸占了一年多，又一转手六十块大洋卖到花船上，写的是死契，反倒赚了一笔钱。”

桑木扁担一听，心如刀绞，五内俱焚，眼望花船滴下泪来。这时月圆姑娘已被人叫走。桑木扁担向小丫头道了谢，心想：这六十块大洋到哪里去弄啊！从此，桑木扁担头脑里总闪现月圆姑娘凄婉的面容，把救姑娘出火坑的事装在心里。不料今天在桃花渡赶会卖艺又碰到一起，她隔河喝采，弄得桑木扁担脸红心跳，不知所措。可是老爹桑铁瓮却一再追问，他不得不把月圆姑娘的苦难身世，流落风尘的经过如实讲了出来。

桑铁瓮听完一跺脚，吼道：“救月圆姑娘光明正大，天地可鉴。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桑木扁担低头不语。桑铁瓮又说：“知恩不报是小人，咱们得搭救她出火坑。”桑木扁担哭丧着脸，连连摇着头说：“咱们到哪里去弄六十块大洋啊！”桑铁瓮瞪起眼睛一跺脚：“头插草标买了我，也要赎出月圆姑娘。”

桑家父子打定主意，吃了晌饭再赶奔庙会打场子，以便多赚几串子钱好给月圆姑娘赎身。收拾起碗筷刚要上路，忽

见花船上那个穿红衫子的小丫头跳上岸，哭叫着道：“桑大爷，救救我！”话随人到，她跑到桑铁瓮面前双膝跪倒。桑铁瓮一阵心酸，连忙弯腰将她抱起，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，今年几岁？小小的人儿难道也被卖到花船上？”穿红衫子的小丫头儿哭哭啼啼地说道：“我姓陶叫红杏，今年十三岁，年成不好，村里穷门小户家家揭不开锅，我的爹娘都有一身好武艺，今年春三月就带着大伙儿吃大户，惊动官府发来大兵，把我爹娘抓走，五花大绑，砍头示众。大户感到还不解恨，又把我卖到花船上。”桑木扁担听到这里，心里发酸，涌出泪水，忙偷偷抹了一把，问道：“你的身价多少？是死契还是活契？”

陶红杏可怜巴巴地望着桑家父子，抽泣着说：“十八块大洋，一张死契。桑大爷，你把我赎出来，我会燕子剪水、弹击飞鸟、百步穿杨、镖打金钱，也跟您去卖艺挣钱，不白吃您老人家的饭。”桑铁瓮两眼含泪，一声慨叹，叫道：“红杏呀……不是桑大伯见死不救，只是我身无分文，两手空空，掉在河里不沉底儿，有心无力呀！”陶红杏一听又扑通跪倒，抱住桑铁瓮的脚踝子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您手里有刀枪棍棒，身上有百般武艺，杀死老板跟领家妈，带着我们远走高飞吧！”桑铁瓮紧锁眉头，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你爹娘都是一身好武艺，带着乡亲们吃大户，结果被官府砍了头，在这个世道里，咱穷人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插翅也飞不出这天罗地网，闯不出铁打牢笼呀！”“桑大爷，你就眼睁睁看我死在火坑里吗？”陶红杏坐在沙滩上，哭天抢地。

桑铁瓮思前想后，无计可施，挣脱两条腿想赶快脱身，可是他一看坐在沙滩上哭得痛心的陶红杏，又于心不忍。难

舍难离。正在这时，一阵清风刮过，飘来叮叮咚咚的牲口串铃声，哗楞，哗楞……桑铁瓮一挺腰杆，站直身子，手搭凉棚朝柳荫夹道的黄泥路上望去，只见一个快脚骡夫，赶着一头石青走骡，四蹄翻动，如行云流水一般跑来，骡背上坐着一个少年书生，头戴雪白的遮阳草帽，身穿雨过天晴的杭纱长衫，眉清目秀，白净面皮。他来到跟前望望欲走不走的桑铁瓮，看看痛哭不止的陶红杏，心里好生犯疑，急忙招呼骡夫勒住牲口。书生跳下骡背，和颜悦色的轻声问道：“这个小姑娘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？”说罢，朝桑铁瓮斜扫一眼。

桑铁瓮不知少年书生的来头，先打了个千：“回公子的话，这个小姑娘是个孤儿，被恶人卖到花船上；她央求把她赎出来，跟我去学武卖艺。小老儿家贫如洗，身上没有一个铜子儿，救不了她，她就大哭起来。”书生眨了眨眼，沉思着问：“她的身价多少钱？”“十八块大洋！”“真是天意巧合！”那少年书生面带笑容，从骡背上的褥套里拿出一包银元，捧给桑铁瓮：“我刚放暑假，得到十八块大洋奖学金，就奉送老师傅替小姑娘赎身；老师傅把她带在身边，要象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她吧！”

桑铁瓮心情激动地伸出双手，接过大洋说道：“侠肝义胆的好公子，我不光要象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她，还要把全身武艺传授给她；教她拳头上站得人，胳膊上跑得马，肩膀上担起山，手掌下能碎石，眼里不揉一粒沙子，一辈子顶天立地，直腰做人。”坐在沙滩上的陶红杏止住哭声，忙过来给少年书生叩头：“恩人哪，请问您贵姓高名，我陶红杏镌在肉里，刻在心上，供奉您的长生禄位，一辈子不忘您的大恩大德。”少年书生连连摇头，只是微笑，却不肯道出姓名。